

# 网络综艺与女性言说

——《脱口秀大会4》中的女性话语表达

李思瑶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0

**摘要：**“法国思想家福柯的权力理论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是知识传播与权力控制的工具，它意味着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sup>[1]</sup>而女性话语权指的是女性说话的权力，以及女性在社会中表达主体意识的权利。西蒙·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塑造的。”中国几千年来女性一直处于依附男性的弱势地位，就是被历史长期发展中根深蒂固的文化和观念所掣肘。但随着网络世界的迅速发展和迭代，尤其网络“她综艺”时代已到来，女性话语有了更多发声的机会，比如在网络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系列节目中关于性别问题的持续讨论就广受关注。通过“脱口秀这一艺术形式，以取悦的姿态完成对冒犯的实践，成为父权制度中女性主义可以栖身的一种方式。”<sup>[2]</sup>因此本文主要以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为视角，将网络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4》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其节目中代表性演员和相关脱口秀作品进行梳理和分析，探究网络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4》是如何继续入场“女性话语”？怎样进一步完成了女性主体话语的发声？以期在相关理论指导下找到一条“女性话语”权表达和发展的纵深路径，启思大众在即将来临的“她时代”将开启怎样新的视觉，去看待“女性话语”的演变。

**关键词：**福柯理论；话语权力；女性话语；网络综艺；《脱口秀大会》

## Network variety show and female talk

— Female discourse expression in Talk Show Convention 4

Siyao L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31000

**Abstract:** “The French thinker Foucault's power theory holds that: 'discourse is a kind of power relationship, the expression form of power, and the tool of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power control, which means that who has a say has no say'.”<sup>[1]</sup> and women's voice refers to women's right to speak and women's right to express subject consciousness in society. Simon Beauvoir said, “Women are not born, they are shaped.” Chinese women have been dependent on me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which is constrained by the deep-rooted cultural and social concepts 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history.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iteration of the online world, especially the era of online “her variety show” has arrived, and women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speak out. For example, the continuous discussion on gender in the online variety show “Talk Show Conference” series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Through the “talk show” art form, “completing the practice of offending with a pleasing attitude becomes a way for feminism to live in the patriarchal system.”<sup>[2]</sup> so this article is mainly to Foucault “discourse power” theory as the perspective, the network variety show the talk show conference 4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to its representative actors and related talk show works to comb and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network variety show the talk show conference 4 is how to continue to enter “female discourse”? How to further complete

**个人简介：**李思瑶（1995.06），女，汉，四川巴中，新闻与传播专业在读硕士，浙江传媒学院，研究方向：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和话语传播。

the voice of the female subject discourse? In order to, under the guidance of relevant theories, find an in-depth path for the expre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ight of “female discourse”, and understand how a new vision of the public will open up in the coming “her era” to view the evolution of “female discourse”.

**Keywords:** Foucault theory; discourse power; women's discourse; network variety show; Talk Show Conference

## 一、引言

“2021年综艺市场整体表现波澜不惊，国民性的爆款越发难觅。向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电视综艺声量逐渐减弱，全面开花的网络综艺则开启了分庭抗礼的新篇章。”<sup>[1]</sup>近年来中国综艺市场逐渐形成了以恋爱、职场和喜剧等为主要类型的新气候，伴随着“她综艺”艺释放出的巨大潜能，女性话语表达的需求正在上升。网络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前两季还只是小众收视。但第三季因其开辟的女性话语场破圈爆红，收获了极其可观的流量和粉丝，2021年10月，第四季收官，热度依然不减，每集的播放量屡创新高。

与其他综艺明星和流量为主导不同的是，《脱口秀大会》这个节目更多依靠的是脱口秀演员的文本创作，引起共鸣的社会现象话题的段子最容易吸引观众的。脱口秀女演员中从最先探讨女性话题的思文到“温柔一刀”的杨笠，这个节目让女性话语权的表达呈现了新的面貌，展现了女性话语是如何从“凝视的客体”转变为“亮相的主体”，引起了长时间的社会热议。因此本文主要以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为视角，将网络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4》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其节目中代表性演员和相关脱口秀作品进行梳理和分析，探究网络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4》是如何继续进场“女性话语”？怎样进一步完成了女性主体话语的发声？以期在相关理论指导下找到一条“女性话语”权表达和发展的纵深路径，启思大众在即将来临的“她时代”将开启怎样新的视觉，去看待“女性话语”的演变。

## 二、福柯权力理论与女性话语

“20世纪中叶最富激情的法国思想家福柯（Foucault, M.1926-1984）运用系谱学、考古学方法分析了权力与知识及话语方式的结构关系，在著作《话语的秩序》中最早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观点。”<sup>[2]</sup>福柯权力理论跨越近百年历史，仍在当代学术研究领域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其他强调的动态的、去中心化的权力思想改变了传统单一压制的观念，对女性话语研究影响甚深。这对于分析当代社会复杂多变的两性权力话语关系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转化路径提供了更好的参考。

“话语”和“权力”是福柯理论的重要思想组成。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长期实行着以父权为主导权威的社会权力制度体系，因此女性在主流话语渠道中一直被疏远，几处于被“失语”的边缘的地位。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

始，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并迫切渴望构建自己的话语理论。福柯的权力理论强调话语产生的作用，“重视产生和维持话语权力的机制，突出在边缘话语和未知话语中蕴含的挑战潜能。”<sup>[3]</sup>对女性进场发声提供了有力的鼓舞，通过建构话语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改造女性话语并进一步满足女性获得话语权的需求。

福柯思想核心想说明的不是意义，而是某人在某时刻说了某事，因某事在某时刻被说出所拥有的功能，这一点也与女性想要的话语表达不谋而合。目前福柯的权力理论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弥补了先前女性话语研究方法认识上的不足，有利于启迪建立聚焦妇女话语权力的分析模式，进一步重塑女性在公众领域中的形象，促进之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 三、《脱口秀大会4》中的女性话语表达

### （一）话语主体：不设限制的女性平等表达机会

福柯的规训思想和身体的概念，强调权力的绝对性和身体的被动性。这种规训思维在社会中长期根深蒂固，以对女性身体的否定压制和女性主体对父权制度的迎合为表现，造成拥有主体性的女性被抹杀成为毫无主动性的客体。但在网络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系列节目中，女性不再只是作为节目的受众，而是以主体身份完成话语表达，成为了重要的内容生产者和观点输出者。女性话语的表达是“女性对男性话语霸权的一种挑战，同时女性话语作为女性意识的反映，是女性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对社会人生、男性群体以及女性内心世界的独特感受和把握。”<sup>[4]</sup>

2020年网络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的热播，作为一门小众艺术的脱口秀迅速出圈，节目第四季在2021年8月10日正式播出，这一季多位女性选手表现惊艳，如鸟鸟、颜怡颜悦、踩铃、Nora等的内容创作引发了新一轮的关注和讨论热潮。《脱口秀大会》的总导演表示，不希望把节目变成比赛，基于“每个人都能做五分钟脱口秀演员”的理念，除了给予各行各业朋友更多的平等的表现机会，更多地想让很多女性选手更无顾虑同台展现自己，因此这档节目基于新媒体时代的特性和自身的理念，颠覆了传统媒体中非自主性女性被固定的传受结构，给与了女性在媒介中的更多的主体性充分表达。

杨笠因为第三季走红之后一直饱受争议，但却始终热度不减。在本季节目中她针对自己的争议所调侃道：“这些热心网友就像前男友，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

他们看看我过得有多好。所以我每次发广告的时候就是双重的快乐。一个是我赚到了钱，一个是这还不给他们气出个好歹。”可以看出女性在话语中获得主体地位的原因不仅仅是节目的理念和属性所赋予，深层次的因素在于经济地位的提升所带来的自信和底气。因此女性想要成为话语中心的主体，要学会在既定秩序内主张权利、灵活审视、输出话语、重塑形象，去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与杨笠将大部分普通男性作为讽刺对象进行创作不同的是，颜怡颜悦以贴合脱口秀年轻都市白领女性观众画像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以一种柔和讨喜的方式表达女性话语。她们的创作中，虽然也包含对催婚的讨论和男女家庭关系等的质疑，但不再把两性作为唯一话题，更多倡导着追求智识的提高和经济的独立。在本季《脱口秀大会》与王勉组成“三胞胎”的表演中，她们的文本充分体现关注生活中的女性：女性夏日穿短裙的无奈和受到的误会、男性为主导的饭局发言的局限、男性提醒女性不刮腿毛，职场女性为何必须化妆打扮等等，她们以独特的表现方式说出了女生平日里无法言说的心声。颜怡颜悦的创作站在话语主体地位拉开审视的帷幕，引发了人们从公共设施到社会文化男性所享受到的隐形的权力的思考。

#### （二）话语赋权：继续女性主义意识内容传达

《脱口秀大会3》作为女性主义意识表达的明珠在前，“女脱口秀演员们从女性视角和女性经验出发，观察和洞悉女性焦虑以及社会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比如杨笠和颜怡、颜悦姐妹通过“透视女性容貌焦虑，在节目中批判了当代镜像中的男性审美。”<sup>[6]</sup>而《脱口秀大会4》在前一季的基础上继续赋权女性主体话语，聚焦当下当代女性的容貌焦虑，呈现社会议题与性别议题，继续引发着广大女性观众的共鸣。

在这一季的节目中，鸟鸟的文本内容中提到了“体象障碍”，这个概念表达的是一个人其实不丑，但总认为自己丑。鸟鸟表示自己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是否有这个问题，但又“很怕医生说没有”。甚至编出一个“楼兰美女”与“干尸二号”的段子来调侃美女和普通人的差距死亡都无法消弭。舞台上的表演是对生活点滴的折射，显然鸟鸟所描述的现象已经不是偶发的焦虑，这种女性的体象焦虑就是实际生活中的常态现象，比如女性总是觉得自己的皮肤不够白皙细腻，照镜子时总觉得自己不够苗条，多吃一点食物就感觉自己会发胖。

此外另一种对女性外貌的普遍认知，就是鸟鸟提到的那句经典话语：“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人们习惯性地一个人的外貌体重视为一个人的能力价值外显。女性的身体不仅只是身体，它开始在社会上成为对女性能力、品德的评价标准。颜怡颜悦的段子也反映了职场

上的女性容貌焦虑：“感觉一个女人，打扮是肤浅；不打扮是没礼貌；许知远不打扮，是没礼貌且深刻。”无论是在生活与职场，外貌本身作为一种价值的体现，却成为一种标准的总和。此节目通过女性选手的话语赋权，继续在启发女性意识的觉醒上唤起大家对女性的理解和关注。

#### 四、《脱口秀大会4》中的女性话语表达困境

##### （一）话语权力：难以跨越性别结构的巨大樊篱

“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互联网既有为女性赋权的功能，也有消解其主体性的效应。在网络舆论中，女性的言说一方面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此同时又招致网民的围观，处于被观看的境地。这一过程反应了新媒介环境中性别权利结构的动态性平衡。”<sup>[7]</sup>大众媒体在银幕上构建的女性形象往往是被拟象化的完美外相，人们似乎无法接受屏幕上以性别僭越而获得话语的女性形象。

比如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中因批判部分男性为“普信男”的热梗而爆红的杨笠，以脱口秀的艺术形式完成了“冒犯式”的实践，对普通且自信的男性进行调侃并写出“男人，垃圾”“你们男人还有底线吗”的相关段子。节目播出之后，杨笠三次被网友大面积地围剿。在带货事件中被男性网友指控“性别对立”而饱受争议。后因为男性社群用户的强烈抗议，失自己的去代言。对于习惯性被噤声的女性来说，女性在公众场合发声本就不易还要遭遇贬抑，归根结底地源于女性在一些性别僭越的话语问题上受到来自传统父权社会一以贯之的桎梏。

因此在第四季的《脱口秀大会》，杨笠不敢像之前那样敢于表现“女权勇士”的观点，害怕触动屏幕前广大男性网友的神经被群起攻之。但在其文本中依然延续自己的风格，节目开始直接一句：“我疯了。”写出了“我学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道理，不要轻易调侃男性，如果非要调侃，就调侃成功的那部分。”的段子来感叹自己的遭遇，表达一种无奈的讽刺。承受着被标签化的误读，她重新将自己定位于“女明星”和“当红脱口秀演员”的形象。不再通过炒作恋爱话题和犀利的“对抗式话语”打造自己的语言核心表达，而是延伸到对更多问题的思考，并无奈地自我纾解道：“我都被骂成这样了你们还想我讲”“就和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一样，明明看到强势的人快要急眼了，还鼓励弱势的一方勇敢一点。”

因此得以窥见的是，《脱口秀大会4》继续传达了女性意识，赋予一群女性以主体地位的进行叙事话语传播，试图打破男性“凝视”规训的哲学景观，让独立、敢言、多面的女性形象逐渐清晰并呈现在网络视阈之中。但节目仍是在男性视阈基础上建构的女性话语表达，未能真正跨越男性视听窥视与规训，男性特权凌驾于无权者之上，深深内嵌到“约定俗成”的生活之中，这种生产并强化性别差异的父权结构是难以跨越的巨大樊篱。



## （二）刻板印象：囿于两性与外貌焦虑的话语核心

《脱口秀大会》的节目从第一季到第四季，呈现了不同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女性话语。从思文开始的个体小家庭的婆媳关系，到杨笠半公共的渴望爱情又讽刺普男的恋爱观，踩铃私人式的夫妻生活趣事，最后到颜怡颜悦公共化的职场女白领生活现状，女性形象逐渐从小家脱离，将女性话语从个人权益的上升到公共权益的追求。但在《脱口秀大会4》中，女性选手们尽管对话语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尝试，但主要集中于女性外貌焦虑和职场话题。

本季人气女演员杨笠在文本创作中似乎进入瓶颈，甚至不少评论认为其水平下降。语言的表达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输出，而更是对于社会机制和文化背景的征引，“你永远不知道一个男的在生活过得不如意的的时候会变得多么的丧心病狂歇斯底里莫名其妙无理取闹，简单说就和女的一样。”虽然有深度地表达了社会对女性“情绪化”的污名是由于社会对女性的压迫造成的，但依旧是从两性话题切入，其内容创作的角度并未有实质性的突破。颜怡颜悦在这一季依然创作了大量性别的段子，比如“男人离不开女人，但女人可以离开男人。”这段表演将各种类型的段子融合在一起，并加入了对新故事的新感悟。夫妻梗：“女人负责做饭洗碗男人负责吃和点评、女人了解了男人就不会爱了、男人留下钱和房子给女人自由。”有一种在杨笠的基础上将女性话语表达进一步升级的表现。

同时Norah的段子里反复提到女性身材焦虑，表达一种“女为悦己者容”的追求和为女性反抗为自己设置标准和限制的话语表达。诸如此类的还有“我为什么要讲这样的段子呢，因为我真的很想赚钱，我觉得我们女生在变美上面花的钱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我也知道，因为我的小腿很粗，今天把它遮起来了。我去年穿了一套粉色的西装，下面是短裤露出小腿，怎么跟你们讲：去年我上半身快乐女生下半身巨石强森。”“我到后来真的去打了那个小腿针。”此外还有，“就网上你看看，总是对女生的外貌很不自信对吧？我们女生有什么我们有梨型身材、苹果型身材等等等。但男生只有两种身材：有8块腹肌型身材和哼！我有钱要什么身材。”Norah在《脱口秀大会4》中讲的这些段子，给现场带去了欢乐与幽默，实质反映的是社会对女性外貌的压力以及现今社会对男女外貌标准差异的讽刺，但总的还是囿于单一的女性身体焦虑的内容。

在物质充足与精神丰沛的时代，网络新媒体的发达给予了女性思想与话语更多自由的空间，形成了对男性凝视的回眸、对既有性别秩序的反思与反抗。但实质还是逃不掉“人生来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的悖论，女性话语依然被算法所凝视，被数字镣铐所裹挟，被种

种标签所束缚，囿于两性与外貌焦虑的话语核心之中，乎依然深陷男性文化宰割的“失语”。女性脱口秀选手将节目作为自己话语表达的舞台，展示了性别身份与立场身份之间滑动的可能，为女性话语赢得了更多的发声机会，但性别不公的局限性依然容易被打上刻板印象和“女拳”的标签。因此女性话语表达的构建之路受诸多因素影响并不顺畅，除了面对内容创作上的局限，更面临着极易陷入极端的话题漩涡。

## 五、结语

在新兴媒介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建构新的女性媒介形象是顺应女性主义时代浪潮的应有之义，日益崛起的女性意识身影逐渐出现在各档网络综艺节目之中。其中《脱口秀大会》僭越性别规制、赋权女性话语，以杨笠、鸟鸟、颜怡颜悦等为代表的女脱口秀演员，“在性别问题中所挖掘到的超越性别的深度，在非性别话题中展现出的视角的广博，都将女性作为脱口秀演员的特殊价值呈现了出来。”<sup>[2]</sup>同时该节目通过大胆切入性别问题的视角，以具有抵抗意识的媒介文本继续将性别意识融入叙事与传播中，让女性从“被凝视的客体”到“能发声的主体”，继而成为“被扩音的主体”。虽然启发了女性观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并在社会层面引导社会关注女性生活和职场生存状况，将中国的性别平等持续向前推进，但根本上还是难以冲破男性话语权力体系的规训。女性意识和话语表达不是空洞的口号，但如何立足于女性主体性实践的场域去建立独属女性的自我话语和实现价值理想，颠覆与结构多样化的“他者”凝视路径依旧任重道远。

## 参考文献：

- [1]张朋歌.我国女性网络脱口秀节目的话语权表达研究[D].河南大学,2016.
- [2]薛静.“言说女性”与“女性言说”:《脱口秀大会》与女性话语变革[J].艺术评论,2022(01):100-111. DOI:10.16364/j.cnki.cn11-4907/j.2022.01.009.
- [3]艺恩数据.2021中国综艺年度洞察报告[R/OL].http://www.endata.com.cn/attach/0/中国综艺年度洞察报告.pdf
- [4]范莹莹.从权力/身体看福柯与女性主义[D].安徽大学,2007.
- [5]屠玲燕,罗彬.网络脱口秀节目中的女性话语分析——以《脱口秀大会第三季》为例[J].视听,2021(06):58-59. DOI:10.19395/j.cnki.1674-246x.2021.06.025.
- [6]彭文忠,姚乐旗.《脱口秀大会3》:消费时代女性媒介形象建构的突围与困境[J].新闻传播,2021(15):20-22.
- [7]李敏.网络舆论中的女性自觉与女性围观[J].新闻界,2011(02):75-77.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11.02.015.